

教师节特别策划——

永顺那所留守儿童学校的世俗与理想

文: 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李立 图: 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吴小兵 通讯员 李涛

把小皮卡车停在街边, 熄了火, 瞿扬众抄起副驾驶座上装钱的腰包便往蔬菜批发市场赶。

9月4日清晨6点, 太阳还没有从绵延的大山中冒出头, 这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瞿扬众脚步很快, 直奔熟悉的批发门店。他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: “肉不能随便买, 我定点的这家是冷鲜肉品牌店, 学校一天要买1000多块钱的肉。”

买了肉, 瞿扬众又细细挑选了鸡蛋、豆制品、蔬菜、水果……除了寒暑假,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, 瞿扬众每天早上都会驱车到市场买菜, 他熟悉每一种蔬菜的上市时节和价格浮动因素, “我经常跟妻子开玩笑, 说如果学校办不下去了, 我们去开个餐馆绝对没问题”。

瞿扬众的正式身份, 是永顺县荣众留守儿童学校的校长。这是当地唯一一所专门招收留守儿童的民办寄宿小学, 由瞿扬众和妻子张荣——全县第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一起于2008年创办。

他们与29名老师一道, 共同守护着380名留在学校的孩子。

夫妻筹钱, 创办留守儿童托管学校



◀孩子们吃饭认真, 不仅仅是因为活动量大, 也因为学校没有小卖部, 更不允许私带零食。

外出打工, 在永顺再平常不过; 孩子留守, 也就顺理成章。周围是绵延的武陵山脉, “山里到处是留守儿童”——但瞿扬众创办留守儿童学校的想法, 还是源于17年前他在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任教导主任时作的一项调研。

“当时学校有很多孩子比较叛逆, 经常违纪, 而且厌学、孤僻。”这类孩子接触多了后, 1999年, 瞿扬众组织老师开始

了一项名为“特殊家庭子女研究”的课题, “当时设想的是这些孩子可能都来自单亲家庭”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, 瞿扬众发现, 原先的设想有偏差, “这些所谓的‘双差生’, 单亲家庭所占的比例

并不高, 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在, 只是常年在外, 没有时间照顾和教育孩子。”瞿扬众到县里其他学校一问, 得到的反馈是他们那也有大批这样的孩子存在。

当时的瞿扬众并不知道“留守儿童”的概念, 但他已经意识到这些孩子身上的问题。从那时起, 瞿扬众开始自学心理学, 并于2003年在民族实验学校建立了一个心理辅导室。

2008年, 瞿扬众和妻子张荣借了8万元, 一共投资12万元, 在县城一个叫“猪儿行”的地方办起了留守儿童托管学校, 夫妻俩的名字各拿一个字出来, 就组成了学校的名字——荣众。

为孩子采购食材, 校长成了“买菜能手”

荣众留守儿童学校位于永顺县灵溪镇艾坪社区杨公桥组的城郊山脚, 租借了县委党校的一片地。买完菜, 瞿扬众带着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开着车往学校赶。

“我们这的孩子比其他学校的孩子厉害些。”在瞿扬众看来, 荣众的孩子们“吃饭厉害”, 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们每天的活动量大, 另一方面, 学校没有小卖部, 孩子们吃零食少了, 饭量自然见长。在荣众, 学生不许私带零食, 水果都是学校统一采购发放。偶尔有家长看望孩子时送来好吃的, 瞿扬众也会动员家长要孩子把零食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分享。家长们也信服瞿扬众, “买来一串香蕉, 孩子们每人一根”。

坚持每天亲自为学生采购食材, 瞿扬众的考虑有两个:“380名孩子, 每日四餐(晚上还要夜宵加餐——编者注), 自己亲手买的原料才放心。”另一方面, 当过永顺县民族实验学校教导主任的瞿扬众也很清楚食堂采购

中的水分和猫腻。此前, 瞿扬众用背篓背过菜, 用摩托车拉过菜, 后来学生数量增多, 他才咬咬牙买了现在这辆皮卡。

载满食物的皮卡车在村道蜿蜒前行, 穿过村子里错落的民房, 终于在一片低矮的平房前停下。看门的大爷开了门, 瞿扬众把车慢慢驶向食堂。校园里, 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在打扫卫生, 见来了人, 纷纷喊“瞿校长”, 并同样礼貌地向同行的记者问好。



◀此前, 瞿扬众用背篓背过菜, 用摩托车拉过菜, 后来学生数量增多, 他才咬咬牙买了现在这辆皮卡。

让“没法管”的孩子成为懂礼的孩子

但这番和谐的场景、懂礼的学生, 并非一开始便有。

第一个被送到荣众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罗坚, 是瞿扬众一位老同事罗老师的孙儿。因为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, 退休后的罗老师便接过了照顾孙儿的担子——但罗坚让自认“教了一辈子书, 没有我管不好的孩子”的爷爷感到力不从心。

早上5点钟, 罗坚就要出门, 说学校要求早到, 并要爷爷给钱在外面吃早餐。一开始, 罗老师并没感觉异常, 认为学校抓得紧是好事。但后来, 罗老师跟别的孩子家长一碰面, 才知道学校根本没有要求孩子5点钟就到校。于是, 罗老师特意起了个大早, 悄悄跟着罗坚出门, 这才发现, 孙子直接进了网吧, 把早餐钱用来上了网。

又生气又心疼的罗老师想了个办法, 他跟家门口的早餐店老板说好: 以后我家孙儿来吃早餐你不要收他的钱, 记账, 月底统一结算。罗老师本想用这种方式让孙儿远离网吧, 但没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, 古灵精怪的罗坚每天喊上10个同学到餐馆吃饭, 统一挂爷爷的账, 私底下, 罗坚再找同学要钱, 继续上网。

因为长期不吃早餐, 罗坚

被送到荣众时身体素质非常差。

“都五年级了, 还在尿床。”瞿扬众和张荣为他做心理疏导, 又为他调理身体, 纠正生活、学习习惯, 罗坚这才慢慢地步入正轨。

学生谭勇来荣众留守儿童学校之前, 是在其姨父任职的学校读书。姨父姓周, 是学校校长, 还兼任谭勇班上的数学老师。谭勇不给姨父留面子,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管姨父叫“周哥”, 引来哄堂大笑。

谭勇跑长途客运的父母经常不在家, 偶尔回家也是倒头就睡。此时, 谭勇就趁机偷拿父母包里未清点过的车票钱。“一把一把的抓, 有一次偷了600多块, 请同学吃辣条吃冰棍, 一天就花掉了300多, 被学校老师发现了。”瞿扬众说。



▲规矩和习惯, 是荣众学校的孩子们必须要学会的一课。寝室里, 学生通力合作整理内务, 确保各类生活用品摆放整齐。

快乐教室里有位“知心妈妈”

瞿扬众并不讳言孩子们的留守儿童身份和他们身上存在的诸多问题。“刚进来的孩子, 问题是最多的。”

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打架。踢球时被撞了一下, 洗澡时身上被溅了水, 这些都会成为孩子们打架的起因。瞿扬众分析, 这是因为孩子刚到一个新的环境中, 内心没有安全感, 再加上敏感和自卑, 导致他们的敌对情绪和攻击性都很强。

但荣众的老师们并不会责骂打架的孩子, 甚至不会评判谁对谁错。“先讲道理, 再利用中午或者晚饭后的休息时间,

让犯错的孩子在一起写情况说明。不允许有错别字和病句, 也不允许废话和涂改。”一遍不合格, 就再写一遍, 打架的两人还气鼓鼓的, 也要重写。

“一般写到第二遍的时候, 孩子们就会结成‘统一战线联盟’, 想着如何联合起来过老师这关了。”瞿扬众说, 认识到错误之后, 惩罚也要有: “清理卫生死角、洗拖把、清理花坛和菜地的杂草都行。”这办法效果出奇地好, 一段时间之后, 孩子们都学会了宽容和礼让。

在荣众就读的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四岁, 碰磕碰碰一般也

在荣众留守儿童学校读6年级的彭凯父母离异, 起初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 但爷爷奶奶在田里做农活时不幸触电身亡, 彭凯只能跟着在广州打工的父亲去广州上学。“那个学校一千多人, 一个班便有一百多人。”彭凯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, 老师根本管不过来, 上课他总是睡觉, 成绩一塌糊涂。做搬运工的父亲性子急, 劈头盖脸就扇耳光, 彭凯的一只耳朵都被打聋了。

荣众大多数的孩子, 都是家长认为“没法管”或是“管不了”的。“贫穷并不是留守儿童面对的最大问题。”瞿扬众认为, 严重缺乏父母的关爱与监督才是这些孩子的症结所在——担当起父母未尽到的责任, 成了从瞿扬众夫妻到荣众一应老师的教育理想。

无大碍。但有的孩子“非常自卑”, 个别极端的甚至“有攻击或自杀倾向”, 有的孩子“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理”, 也有孩子“拼了命要往外面跑”, 甚至还有孩子“半年被派出所抓了8次”……这些, 才是让老师更为担忧的。

面对问题, 瞿扬众的妻子张荣在学校里的身份显得重要而特殊。作为全县第一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 张荣原本在县城一家医院工作, 但自从丈夫创办留守儿童托管学校开始, 张荣就全身心地投入进来。

(下转 A07 版)